

在两个太陽照耀下

[苏]埃·馬斯洛夫 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在兩個太陽的照耀下

〔苏〕埃·馬斯洛夫 等著

林 曉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選譯了三篇科學幻想小說，這三篇小說都是1955年蘇聯“青年技術”雜誌舉行科學幻想小說徵文中的優秀得獎作品。“在兩個太陽的照耀下”敘述一個青年專家把電視機改良之後，收到了另一個星球上的電視廣播節目。“養在泡菜罐子裏的人”敘述某資本主義國家一位科學家發明了一種酵素，人在里面，可以不吃，不喝，不呼吸地過活。但一個失業工人親身感受到這種生活的可怕，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好戰藥”敘述某資本主義國家有一個鋼鐵資本家，他所蒙騙的學者發明了一種藥，人們吃下就會變得好戰。但當試驗的時候，陰謀家們却自食其果，被他們的走狗給打死了。

在兩個太陽的照耀下

〔蘇〕埃·馬斯洛夫等著

林 曉 譯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7/8 字數 35,000

一九五七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3,630

統一書號 T 10.72·177

定價 (7) 0.18元

目 录

在兩個太陽的照耀下……………埃·馬斯洛夫 (1)

养在“泡菜罐子”里的人……………列·切普洛夫 (24)

好战藥……………維·索斯諾夫 (41)

在兩個太陽的照耀下

埃·馬斯洛夫

我是以考古探險隊隊員的身份，來到這個古老的小城里的。我要在這地方逗留好幾個月，所以預備找所房子住。

這座城被一條河分作兩半。別的人勸我到河那邊的札列奇村去住——那是靜靜的、好像別墅一樣的村莊。

剛剛走到橋畔，我就注意到：離河岸不遠，在許多果樹之間，高聳着一個普通的風車高架子。起初，因為我正在沉思，所以甚至沒想到，為什麼這風車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後來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來在風車架上沒有風車翼，代替翼的是電視接收機的天綫。等我意識到這件事的時候，我就驚訝地站住了。這裡離基輔有幾百公里遠；離別的大都市就更遠了。在這種地方為什麼要安裝電視接收機的天綫呢？我想：“也許在這個小城里，像在蘇聯的許多別的城市里一樣，有愛好研究無線電的人，他們造了個小電視廣播台來作廣播試驗吧？”但是，我在哪兒也沒找到廣播台的電杆；而且那天綫也太複雜了，顯然是為了遠距離接收而設備的。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童年時代的朋友——高列夫。

我認識高列夫的時候，大家還叫他的小名；我在莫斯科一個學校的五年級和他同桌。那時，他曾伸着舌頭、累得氣喘吁吁地改裝他的整流無線電收音機——幾十次、幾十次地改裝，

想“捉住”明斯克的广播。他一直喜欢研究無線电；他自己作的無線电收音机越改越复杂；后来，他对短波無線电收音机的兴趣突然轉变成对电视的兴趣了。那时，电视还刚刚發明。

1941年6月22日，我們衣袋里揣着我們的畢業文憑，参加了志願軍，被編在一个步兵队里。但是因为高列夫是無線电專家，所以把他派到無線电收發报員訓練班去了。兵士的路途是崎嶇的；我們彼此失去了音信。

停战后，軍人开始复員了。

我回到莫斯科时，在老地方沒找到他。我甚至沒找到他和他母亲居住的房子——那所房子被敌机炸毀了。

就这样，我心里怀念着我的老朋友，在札列奇叶村的大街上走着，一直向風車架子走去。它建立在一所小房子旁边；小房子周圍圈着籬笆。几只鴿子在板棚頂上咕咕地叫着；但是一个人也看不到。从紧挨高架的小房窗戶里，有一根粗电綫直通高架頂。还有一些很細的繩子，从高架子挂下来，安在牆里。

是的，这一定是电视的受像天綫；而且这种天綫是会旋轉和改变受像方向的。通到房子牆壁里去的細繩子，显然是为了使它轉向用的。我对这奇异的建筑感到極大的兴趣；所以我犹豫了一会兒以后，终于敲了敲籬笆的門。小房子的門打开了。在門口站着的，是高列夫的母亲——安娜·費多洛甫娜。

“我的天呀！这不是葛尼亞嗎（葛尼亞便是葛拿基的小名——譯者注）？——啊，不，葛拿基……”她想称呼我的大名

和父名，但是想不起来了，不由得窘住了。

“不，不，安娜·費多洛甫娜！还是叫我的小名吧！”我喊道，“我还是葛尼亞，不是別人！”

高列夫活着呢，很健康；在这里的無線电分站工作。現在，他負責該区域的無線电普及工作。

过了一会兒，他也回来了。他留我住在他們家里。第二天，高列夫就帮我把行李从旅館里搬了去。

他們家里一共有三間屋子。最寬敞的一間屋子，是高列夫的書房，又是他的工作室。

這間屋子的一面牆被一架裝着老虎鉗的工作台和一架有电动机的小型車床占据着。靠窗口摆着一張繪圖桌子；桌旁立着裝無線电灯泡和換轉开关的，有特殊任务的櫃子。牆上挂着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匣子——大概是仪器。旁边有一个有橡皮輪子的小桌，小桌上擱着一架电视受像机；上面的漆、玻璃和鏤都閃閃放光。电视受像机和小桌子，与高列夫的每一个模型，都像裝飾品一样，很好地点綴着房間。

头一天晚上，我就提起了我这位朋友童年时代的幻想——研究电视。高列夫只好給我講他的工作。

他說：

“現代的电视受像机的通达距离，只限于直線可見距离。要知道，电视广播所用的無線电超短波，只能作直線的傳播；它不能像長波一样环绕地球表面，也不能像無線电短波一样从电离層反射下来；所以只有把安着广播天線或受像天線的电線杆加高，才可以增加通达距离。”

“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真有福气！他们不用出门，坐在家里就可以在电视的幕上看见五彩广播节目。四五十公里——这是保证可以接收到电视广播的距离……”

“我说，”我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科学家甚至试验过把无线电信号发到月亮上去。”

“是的，”高列夫同意道：“这正是用的超短波频率。要是适当地加强这种电波，它甚至可以达到火星上去。我现在正在研究增加无线电超短波广播的接收距离的方法；我对于这事非常感觉兴趣，所以我从莫斯科搬到这里来住了；由于这里没有电视广播台，所以在电视的幕上或者什么也收不到，即或收到，那就是莫斯科、基辅或列宁格勒的。”

“还能看见华沙、布拉格和巴黎；对不对？”我把他的话接了下去。

“试试看吧！”高列夫谦虚地说。

高列夫的电视频比普通电视的灵敏度大许多倍。他的电视除了天线安得特别高以外，还有一套特别的减少杂音的装置。装在柜子里的多级放大器，可以把接受到的信号放大几百万倍，而且丝毫不使它变形。

高列夫的电视频是摆在有轮子的小桌子上的；因为有时把它放在屋子里换个地方，甚至就是变换个方向，都会大大地改善影像的质量。安在墙里的小转向轮，可以把复杂的天线转向必要的方向。

可是无线电波究竟怎么会到达高列夫的天线呢？这他自

己也不明白；他只能說明他的電視的不平凡的靈敏性。可以假定：有一部分電波——还是在循曲綫環繞地球表面。在条件好的时候，高列夫的電視机能收到歐洲各电台的广播；有时候，却什么也收不到。

但是这种情形越来越少了。这位天才發明家正在繼續改善他的電視，想使它变得完善，变得在任何时候都可接收东半球任何無線電視广播站的广播；目前光是东半球的，將來也包括西半球的。

高列夫的鄰居的兒子——八年級学生皮恰——是他的助手和学生。皮恰帮助他轉天綫的轉向輪，挪动着電視机的沉重的小桌子。皮恰还在他的指导下，安裝一些新穎奇怪的無線電收音机。

一天晚上，我們三个人坐在電視机的幕前。

“我們今天瞧什么？”高列夫問我，因为我是客人。

“当然先看莫斯科，”我要求道。

老实說，我有些激动，因为我怎么也想像不出，离开大都市这么远可以看到電視广播。我好像从现实里一步跨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幻想世界。

皮恰負責开電視机。他把一个小配电盤的扭轉开关轉了一下，保持一定的电压的稳定器尖細地叫了起来。皮恰看到電視机的工作正常，便“塔”地一声扭开了電視机。灯泡閃爍了一下；發出了一陣低低的轟响，在灯泡变热的当兒，皮恰轉着轉向盤，把天綫轉向最适当的方向。

幕被一种柔和的、略帶淡藍色的光照亮了，出現了調節

表；然后，莫斯科的电视节目就开始了。广播非常准确，不带一点畸变，影像非常清楚。偶尔，放大器上的表示器的紫色“眼睛”闪烁一下。

高列夫解释道：“这种闪烁，说明所接收的信号力量减弱了。我们看到幕上的影像不清楚了，或者听到声音小了，那时，放大器就自动起作用；等到接收的信号力量又加强了，放大器便又自动调节。以前我们是人工调节，但是调节得很慢，而且不准确。所以以后我们就把它改作自动化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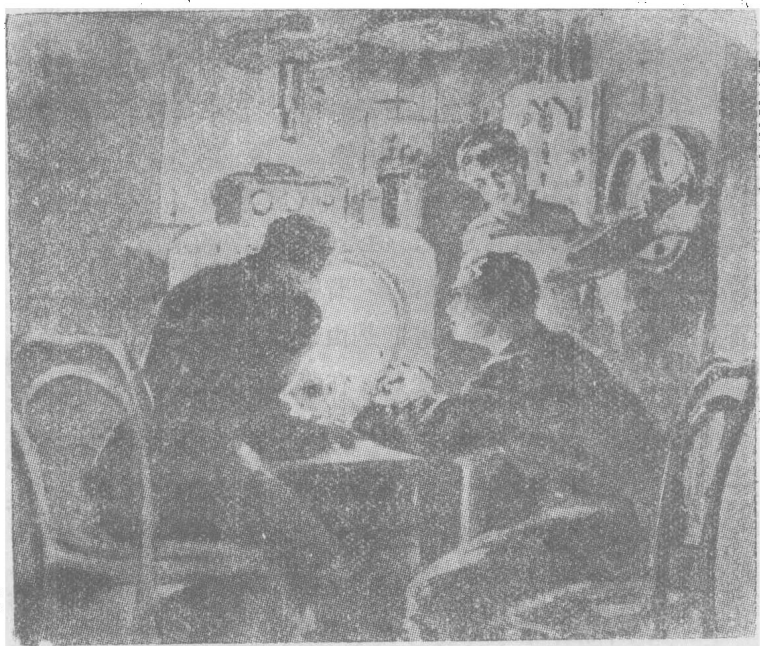
我想碰碰今天晚上的运气；我要求高列夫让我看看欧洲的各大都市。最近的是华沙。华沙的电视节目是音乐会。我们看了一段。在音乐会宣布休息的时候，皮恰又站到天线转向盘前去了。高列夫在旋转调节器的柄。幕被柔和的光照亮了。

突然，我听见一阵微弱的、很好听的钟声。在幕上闪过了一些影子。皮恰抬起头，疑问地望望高列夫。

“又是这样！”他不知为什么压低了声音说。

高列夫皱着眉头，很不自然地坐在那里旋转调节柄。我看看刻度盘。箭头指着1100。我知道，全世界还没有一国，有能够扫描这么多行的电视受像机。

我想问问他们在对哪个电视广播站，但是看到高列夫和皮恰脸上的神气那样紧张，就没开口。我仔细地听电视所发出的低而哑的呜呜声，于是我又听见了几下清脆的钟的合鸣声。幕上，有一些五颜六色的斑点在跳动着。后来，幕忽然分成了三块。每一块上都有一样的影子在移动。



“皮恰！”不知为什么，高列夫也用耳語似的聲音說道：“我們來對對准吧！只是要當心點，別着急！”

皮恰點點頭，把轉向盤稍微轉了一轉。幕又變成整個的了。在幕的右部出現了一個深顏色的道子。高列夫搬了一下右邊的一個柄，道子消失了，幕上的景象從上往下跑去了。高列夫止住了它。幕上的影子不再閃動了；但是那些影子太透明，太模糊，叫人一點也看不清楚。

鐘聲不響了，傳出了一種新的聲音：好像有人在講話。這人說的話，我們聽不懂。他的聲音像波浪一樣起伏着：一會兒

听得見，一會兒又听不見了。不論我怎么仔細听，也听不懂一个字。这究竟是哪国話呢？不論世界上的哪国話——中国話也好，馬來話也好——都有一些發音相同的單音；可是現在，我却一个熟悉的單音也听不到。

声音很勻調，那人一字一句的說得很慢。

他的話里，子音特別多；但是每个單字的末尾，都有一个拉長的母音。声音很低，帶許多“噼啪”、“噝噝”之类的声音。不过这种不平凡的声音，可能是由于广播的畸变而發生的。

幕上的可見度並沒有变好。在幕的中間有一个影像——它像一个身穿寬袖長袍、在揮着兩手的人；又像一只蹲在棚欄上，扇着兩只翅膀的鳥。

高列夫尽他的力量把电视調節了好半天，病索德又走到放大器跟前去，想在那里作点什么。他看不見幕，所以他看着我、皮恰的脸，企圖从我們的表情来知道，幕上的可見度有沒有变好一些；但是可見度並沒有变好。他离开放大器，又回到幕前来看；他听了一會兒，怀疑地搖搖頭，聳聳肩，然后在我身旁坐下，笑了起来。

“你認為这是哪兒的广播？”他問道。

我莫名其妙地聳聳肩。

“我和皮恰已經不是头一次看見这种怪节目了。但是怎么也看不清楚，因为电波太弱了。得了，皮恰！开灯吧；反正今天不会再好了。”

皮恰开开灯，在仪器旁边忙起来了：把一种一种仪器陸續关上。

“我在听你說，繼續講下去吧！”我提醒高列夫。

“再沒有什麼可講的了，”高列夫說道，“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看這種透明的影子、听這種鐘聲和這種怪話了。只有一件事很顯然：信號在到達我們的天綫時，沒有任何畸變；但是我們的放大器大概對於那些信號來說，是太弱了。”

“我說，高列夫，”我叫道，“這也許是火星上的廣播吧！”

“你瞧，”高列夫聳肩道，“實在說來，對於我們的電視受像機，火星比英國還近些。假使火星上真有電視無線電廣播的話，我們接收它，甚至比接收倫敦的廣播還要容易些；但是我們知道：就是火星上有生命的話，也是最低級的生物。好了，現在我們睡覺去吧！”

第二天晚上，我參加了當地考古學家的會議。第三天，我走進工作室去看時，看到放大器完全拆開了。皮恰在油漆一個裝放大器的新櫃子的門，這個櫃子比原來那個大得多。高列夫手里拿着一支鉛筆和一根計算尺，一邊吹口哨，一邊在用心地畫鋪在繪圖桌上的一張複雜的圖。

過了十天，靠牆已經立着一個新的、洋溢着漆味的、裝放大器的櫃子了。晚上，我們又開始找那神秘的電台；但是我們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一分鐘、一分鐘，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過去了……幕被蒼白的光照亮了，有一些橫綫——有些是實綫，有些是虛綫。我們緊張地听，緊張地盯着幕看；但是緊張漸漸變成了疲勞。我們開始交談，坐得舒服些，或站起來在屋里踱方步。電視一點聲音也不發。

夜深了。虽然皮恰提出了抗議，不肯回去，但是高列夫还是叫他回家去了。我和高列夫决定过一小时再去睡觉。过了半个鐘头。高列夫站在天綫的轉向盤前。我站在他身旁，凝視着轉向盤。高列夫把轉向盤稍微往右轉了一下，然后又往左轉了一下。傳出了我們所已經熟悉的和諧的鐘声，这次声音很响，而且很清楚。我們把身子轉向幕；幕被一种什么模糊的东西遮暗了。

“这只不过因为没有把焦点集中，”高列夫高兴地說，他奔到电视机前去調节。

高列夫把几个小紐搬了几下——于是我們忽然看見了許多奇怪的几何圖和看不懂的符号。我們明白了：鐘声和这些几何圖，是特地为了調节电视而广播的。放大器的效果很好。我們的心緊張得好像停止了跳动。我們會看見什么呢？

鐘声和我們看不懂的符号又繼續广播了十分鐘；后来，鐘声变頻繁了，每响一下，都用不同的和声。

突然，幕上的几何圖和符号动起来了。五顏六色的三角形、四方塊和圓圈爬动起来了，一个压到一个上面去。

最后一下鐘声特别响，而且异常好听。几何圖消失了；一个人的臉从幕上看我們。

“啊呀！这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臉呀！……”

我們倆不約而同地倒退了几步。

要是形容一下的話，那个臉像柏油一样的黑。

鼻子和嘴很美丽而且輪廓清楚，头上一根髮也沒有，臉上一根汗毛也沒有。黑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左耳朵上戴着

一只耳环——这只耳环是一种梨形的、閃着火一样的紅光的宝石。这个陌生人用他的閃閃放光的眼睛看看我們，意味深長地微笑了；一排雪白的牙齒閃爍了一下。

后来，笑容从他的臉上消失了。他慢条斯理地、郑重其事地說起話来了。这低低的、深沉的声音已經是我們所熟悉的了。类似噼啪噼啪的短的單字，末尾都是一个拉長的母音。

起初，我渾身一陣發热；后来，混身又一陣發冷。我的手神經質地發抖，心怦怦地乱跳。在我的腦海里，閃过了一个不可思議的、幻想的謎……

“高列夫！”我沙啞着喉嚨叫道：“这是別的世界的，另外一个行星上的居民呀！”

可是这个神秘的人还在繼續講話。現在他沉默了，歇了一口气，用手拍拍自己的胸口，一連說了好几次：

“戈尔赫沙——啊……！戈尔赫沙——啊……！”

不知道，他这是在說自己的名字，还是在用他那个地方的語言說和我們的“人”意思差不多的一个單字。

在他的身后，大概立着一塊透明的板。他拿起一根黑粉筆，在板当中画了一个圓圈，然后又画一条直綫把圓圈一切兩半：成了一个像俄文字母 Φ 差不多的形象。后来，他到一边去，噼啪噼啪地說了一句，也不知是什么話……板上写着的那个符号动了起來，搖搖擺擺地爬到板的左上角去了。那人又回到了板前，写了另外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很像俄文字母 Γ ，在这个符号底下，又画了一根直綫。符号待了一會兒就动了起來，也爬到左上角去了，和头一个符号并排挨在一起。那人

又写了一个有点像俄文字母T的符号；在这符号底下画了兩根直杠。这新符号也爬到左上角去了。就像这样，他写了許多許多符号，符号下的直杠一次比一次增加；每次写完一个新的符号，他就轉过来向我们說一句話；之后符号就爬走了。我們明白了：他在写数目字；我們推測到了，在这个世界里，也是用十位計算法。

等到数字消失的时候，那人走到一边去，微笑了一下，揮揮手。在板上，从旁边，也不知是从哪兒，爬出来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和三个四方塊。三角形停住了；四方塊向三角形的三面爬去。于是我們就看見了畢达哥拉斯的有名的定理的圖。在直綫的交叉点出現了一些符号——字母。这些字母都爬到圖下面去了，排成一排。又有一些新的字母加入了它們的行列；显然，这句话是說明定理的代数圖的。

紧跟着，在板上又出現了一个表格；假使我們把上面的怪字都改成拉丁文的化学符号，那么这表就会变成和門捷列夫的周期表差不多的东西。

我們忽然明白了……

我們的遙远的朋友們在用我們所有的人都懂的語言和我們談話，有一种大家共同的語言；这种語言是用圖、公式和表格来表明的。

但是在那人所說的話里，我們連一个熟悉的單字也听不到；連音的配合方式都和我們的不同。

主要是由于我們不認識那些字母符号，所以有許多地方，我們沒有懂；但是我們所了解的那些东西，原来和我們地球上

的一模一样。这件事令人奇怪嗎？在那遥远的行星上，直角三角形的两个正边上的正方形面积的和，能不能等于它的斜边上的正方形的面积呢？或者，比方說，乘法的九九表能和我們地球上的不一样嗎？

“当然不能，”高列夫答道，“無論在哪兒都是一样的。在地球上，二乘二得四；在火星或别的行星上，二乘二也一定得四。”

“一点也不錯，”我插嘴道，“不过这种观念，这种真理的表现方法可能不同。我們知道：在地球上，以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十位計算法。在古代的巴比倫，就是用六十位計算法。我們的数字（符号）左边的是右边的十倍；巴比倫人的——是六十倍。而且，这种計算法的痕迹一直遺留到了現代：我們的時間就是照巴比倫人的方法計算。我們的一小时等于六十分鐘；一分鐘等于六十秒。这便是說：照我們的計算法和照巴比倫人的計算法，二乘二都是四——得数是一样的，可是为了写出三乘四的得数——十二，我們需要写两个数目字；巴比倫人只需要写一个就够了。”

“但是我們看到，这个行星上用的正是十位計算法——最完善的方法。我們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用这个計算法。畢达哥拉斯定理的圖解証明，这种真理，在两个行星上都是一样的；在全宇宙都是一样的。我們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那些永恒不变的定律，都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

我們倆驚訝地呆坐着……

后来，高列夫站起身，关上了电视，又坐了下来，連灯都忘